

故宫
从前灯影与人声

◀上接 B11 版

嘉庆皇帝的另一杀手锏，是狠狠打击贪污腐败，“1799年（嘉庆四年）初尚在任的11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6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

与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相比，嘉庆无疑更俭朴、更务实、更恤民、更开明，总而言之，更应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然而事与愿违，嘉庆的新政，换来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浪潮。乾隆皇帝奠定的盛世根基，早被那些贪官污吏蛀空了。年深日久的腐败，无法遏止的愤怒也终于化作丛生的狼烟，从湖北的深山密林中蔓延开来。

没有一件事能比白莲教起义更适合对盛世背后的暴政作注解，因为没有人情愿以死来对盛世做出反抗。白莲教其实在宋代就已形成，元末红巾军起义，就是以此教为依托的。乾隆时代的中后期，白莲教就如一股龙卷风，在长江、黄河之间的穷乡僻壤扶摇滚动，清朝政治的专制腐败，正是培育它的最佳温床。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就发生了白莲教王伦起义，被乾隆镇压下去了，但它从来不曾在这片土地上消失。它再度汇成一股强大的反清势力，刚好是乾隆、嘉庆实现权力交接的嘉庆元年。

《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仁宗嘉庆元年，春正月，湖北荆州白莲教作乱，命巡抚惠龄剿之。白莲教者，奸民假吃斋治病为名，伪造经咒画像，以惑众敛财。”又说：“宜昌之长乐、长杨等县，匪大起，皆以官逼民反为词，蔓延五省。”

并非镇压不狠，但镇压已成了一柄双刃剑，因为镇压为各级官员提供了新的创收手段，他们搜索白莲教信徒，竟公开扬言：“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四川达州知府戴如煌私设衙役5000多人，到处抓人，给钱就放。说到底，还是官僚体制这张网，该报废了。

普遍的搜捕行动，使各级监狱人满为患。衙役们的口味很重，他们把“嫌疑犯”们用大铁钉牢牢钉死在墙上，再用铁锤逐一猛击他们的腿部，在铁锤运行的线路上，血肉横飞，足骨立断。说“官逼民反”，并非危言耸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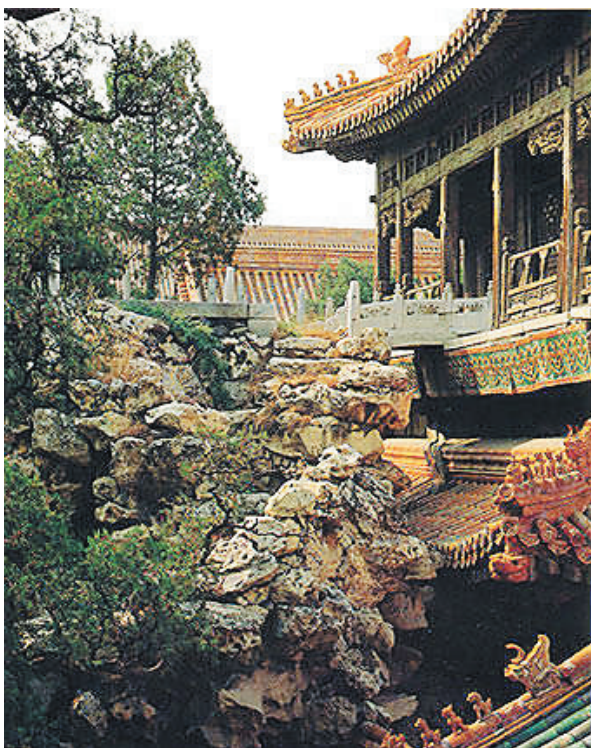
嘉庆在接到湖北事变的消息时，他的脸一定变得煞白。他意识到自己接手的并非传说中的“盛世”，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倦勤斋“通景画”上弥漫的太平景象，不过是乾隆皇帝的视觉幻象，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骗局，制造出迷人的幻象，麻醉了乾隆，在盛世幻象的背后，实际上一无所有。揭下那幅画，天下早已是千疮百孔。

那一天，嘉庆与和珅一起走入深宫，面见乾隆，乾隆口中的喃喃自语，实际上是在念咒语。面对燃遍五省的白莲教烽

宁寿宫：水月镜花一场梦



乾隆花园玉粹轩明间西壁通景画(资料图)



宁寿宫花园(后称乾隆花园)

火，乾隆皇帝居然只能求助咒语，实在是不靠谱。曾经纵横漠北、吟诗江南的乾隆，已经丧失了应对现实的起码能力。

乾隆盛世，朝廷银库每年积蓄本来可以增加数千万两，其中乾隆四十二年，竟多达8182万两，但积蓄的增加，敌不过吏治的腐败、以及由这些腐败所激发的民变所造成的损耗。乾隆中后期，居然出现了严重的钱粮亏空。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民生维艰，根据洪亮吉的记载，约乾隆元年前后，一升米的价格大约为六七钱，一丈布的价格大约为三四十钱，到乾隆后期，一升米的价格涨到了三四十钱，一丈布的价格涨到了一二百钱。50年中，大约上涨了三四倍。

对于这一切，曾经为灾民掉眼泪、亲口吞下灾民充饥的野菜，乾隆，视而不见了。乾隆的“晚年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幻听、幻视造成的。他用绢质的画面，掩盖了那道粗糙的墙，但墙仍隐隐地存在着。

现实总还是要面对的，这个任务交给了嘉庆。父债子还，那一刻嘉庆才意识到，帝国积重难返，他的新政，来得太晚了，在一片干柴烈火中，犹如杯水车薪。他突然感到了力不从心。

有人说：“正是这次（白莲教）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无可争议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

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鬼打墙

乾隆决定隐退的那一刻，他一定认为自己为子孙们留下了一份固化的遗产。所以，他才像江湖侠客，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悄然退场。他退得安心，退得潇洒。

至少从康熙时代起，大清王朝的每一代帝王，都是以前代的皇帝为楷模的。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照耀着一代一代的大清帝王茁壮成长。清朝的帝王与历朝历代一样，都有一个可复制的“模板”，只要如法炮制，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君王。但无论帝王的勤政，还是他们对接班人近乎苛刻的挑选、培训，都没能留住“盛世”、守住他们的太平岁月，最终，还是逃不过一场败亡。

道光难道不是一个好皇帝吗？公元1820年，嘉庆在避暑山庄病歿，道光继位。很少有人想到，道光也是清代帝王“模板”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像他的父辈一样艰苦朴素，厉行节俭，继位之初就下旨减少皇帝的娱乐活动，将皇家文工团——升平署一再缩编，甚至想干脆把它裁撤掉，以节约政府开支。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宫室营造仅限于维修水平。只有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之后，他喜不自禁，决定“奢侈”一次，大宴

有功将领，但也只是加了几道小菜，将领们一扫而光，然后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但正是这个道光，下令签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揭开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堪历史。曾经耀眼的繁华，倦勤斋藏不住，紫禁城关不住，它终将流逝，似水无痕。

归根结底，清初的奠基者们，只留下了物质的遗产，而没有留下制度的遗产。最终，任何有形的遗产最终都是竹篮打水。家天下的政治结构，使执政者只能从家族成员中寻找，即使有科举制度源源不断地提供政治精英作为政权的补充，但在君君臣臣的政治结构中，精英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相反，倒是和珅这样的权臣，在这种一元化的政治结构中，更能如鱼得水。

康熙乾三世也有制度“创新”——康熙帝在紫禁城里设立了南书房，把这个本来与翰林院词臣们吟风弄月的团体变成了一个由皇帝严密控制的核心机构，草拟诏书，发号施令，权大无边，只为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雍正设立军机处，起先也只是一个抄抄写写的“秘书”机构，为了自己使用方便，一再扩大它的权力，变成一个听命于己的最高决策机构，干脆把内阁六部当成了摆设……

他们摒弃了秦代到宋代广泛使用过的宰相（丞相）制，架空了明朝所倚重的内阁，整个天下，都必须接受皇帝的直接领导。从这个意义上，康熙乾三位所谓的“明君”比秦始皇更加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必然增加王朝运作的风险系数，所谓“人亡政息”，必将成为王朝政治铁打的规律。无须指望那些在深宫中成长的宠儿会成为英明君主，而一旦皇帝病弱无力，或者贪恋酒色，或者干脆是娃娃登基，朝廷的大权必然旁落。高度集权的制度最终成全了玉兰儿慈禧，大清日后的悲剧，此时即已奠定。

他们一手创造着经济的繁荣，另一手却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推向前所未有的极致。纵然天下富饶，国库中积聚的银两也只能煽动贪官们的占有欲。在康熙乾的盛世里，进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运动，犹如一个人，一条腿向前跑，另一条腿却在向后跑，最后的结果，即使肉体上不分裂，精神上也要崩溃。

关河冷落，断鸿声远，曾经的盛世，从此再无翻版的机会。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乾隆皇帝正密切地关注着宁寿宫兴建，美国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批准了由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一天（7月4日），从此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一百多年后，公元1905年，咸丰皇帝的遗孀慈禧太后与大臣端方探讨立宪、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端方直言不讳地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他的意思是，只有放弃相当的权力，才能得到永久的权力。端方在后来的奏折中说：“20世纪之时代，断不容专制之国更有一寸立足之地。”只是这“觉悟”来得太晚。慈禧和她的帝国都已入暮年，没有时间了。光绪与慈禧死后，骨血纯正的幼帝溥仪，又

怎能悟出其中的道理？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虎踞龙盘，早已不在这幼主的掌控之内。

水月镜花

晨光越过宫墙落下来，宁寿宫花园整肃宁静，温暖明媚。

乾隆的物质遗产，却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故宫博物院，让我们有幸领略中国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绚丽光华。倦勤斋装饰工艺之精湛复杂，给修复工作设置了极高的难度。它的每一个细节，连今天的工艺美术大师都叹为观止。终于，经过艰苦的整修，宁寿宫重新开放，纸张、绢缎、夹纱、玉石、木料被重新唤醒。沧桑桑田之后，倦勤斋的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它原初的样子。光线微微颤动，从空格里透进来，依旧是那么干净，仿佛目光，从起伏繁复的花纹上一掠而过，又仿佛一只手，轻轻地拭去时间的尘埃，也抚去它曾经的快乐与哀伤。

这一刻，才真正是“现世安稳，岁月无惊”。

皇帝的秘密花园——其实，我想说，它真正的秘密是：自建成以后，乾隆一天也没住过。

谁都不会想到，他时时前往施工现场，亲自督造的理想国，竟然成了一座废园。因为它太小了，而乾隆的心始终是大的。那个习惯了三大殿的威武浩荡的乾隆大帝，怎可能习惯这春光摇曳、藤蔓丝缠的微小花园，像个怨妇一样闲庭信步、临水自怜？

“禅让”那一刻，乾隆把自己预想得如尧舜一般伟大，但这预想毫无准确性。他没有真正地放弃权力，权力如毒瘾，拿得起，放不下。他仍然住在养心殿，而并没有按照清朝的礼制，在禅位后搬走。朝廷的一切大权，依旧独揽在他手中。他给自己揽权的行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训政。嘉庆三年，他进行了表扬和自我表扬，说：“三载以来，孜孜训政，弗敢稍自暇逸。”

无论他怎样渲染天下的太平与祥和，都改变不了天下的私人享有性质，哪怕离开权力一步，他都会产生深深的焦虑。无论这宫殿里有多少的风花雪月、蕉窗墨阁、琴棋书画、曲水流觞，纵然宫殿里到处植满了陶弘景之松、苏东坡之竹、周濂溪之荷、陆放翁之菊，再供几块米芾所拜之石，养几尾庄周所知之鱼，配上林逋的老梅闲鹤，宫殿仍旧是宫殿，权力，仍然是宫殿的第一主题。风轻云淡，那永远是宫殿的表象；刀光剑影，那才是宫殿的本质。他在这宫殿里生活了几十遍的春秋，无处不布满他的影子、气息，他已经和那些庄严的殿堂融为一体，他就是宫殿，宫殿就是他。他离不开权力，就像一个武林高手，离不开他的江湖。直到他闭眼的那一天，才被抬出养心殿。

假如梦也是物质，在时间中变成文物，那么宁寿宫花园，就是收藏这些残骸的仓库。

对乾隆来说，宁寿宫就是一场梦，是水月镜花，就像倦勤斋“通景画”上那扇画出的月亮门，虽是那样的圆满，却不能走进去一步。□